

美國的工潮

張茲闈

近來在中國的報紙，都登載美國舊金山的罷工風潮，記載得很詳細。情形這樣嚴重，自然是一件重要的國際新聞。但是報紙上沒頭沒尾的忽然登出這樣新聞，究竟這種事件的前因後果，和所包含的意義是什麼，不免成爲一個悶葫蘆。所以我把自已注意所得的經過寫了出來。如果有與事實不符的地方，請讀者指正。

在世界商業凋敝時期內（一九二九以後），美國的工潮，本來很少。等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羅斯福總統就職後，他就發起了所謂復興運動，在六月內宣佈了『工業復興案』，同時成立了『復興管理處』（N. R. A.）。依復興案的辦法，定了許多業規（Code）。其內包含有關於勞工的規定，要減少工作時間，和決定最低工資的標準，而且勞工應有組織來和雇主講價（復興案第七條（A）項的規定）。從是年八月以後，工潮就漸漸增多了。於是政府在復興處內設立『全國勞工委員會』（National Labor Board），任上議員華格納（R. F. Wagner）爲主席，以爲調解勞資爭議的機關。到了十月，又由勞工委員會分在各處設立『

分區勞工委員會』（Regional Labor Board），担任調解本地的勞資爭議，這是美國一年來勞工立法很重要的幾件事。

要想明瞭美國的工潮，自然也要知道美國的勞工組織。美國勞工組織是很散漫的。簡單說起來，有『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其下有加入聯合會爲會員的各處工會。此外又有不加入勞工聯合會各種工會，例如『聯合礦工會』（United Mine Workers），和『製衣工人聯合會』（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Union），他們的會員都徧於各處。又有不是普通的組織，而僅在某公司範圍內的工人組織，所謂各『公司工團』（Company unions）是也。所有的勞工組織，都是爲保護工人利益的合法團體，很少政治的動機。並不像在中國一說到工會的活動，便帶幾分的政治秘密性的。他們的最大目的，便是和雇主辦理『共同的議價』（Collective bargaining）。美國的勞工在政治上，連和英國的工黨相同的政黨都沒有。

自從復興運動開始以來，勞工聯合會（A. F. L.）便想伸張他們的勢力。原來他們的勢力，在建築業和印刷業最為深固。近來又想插足於其他重要工業，例如汽車和製鋼業，在去年十月勞工聯合會的主席顧林（William Green）便向復興處呈控各公司操縱各公司工團（Company unions），使工人蒙種種不利。因為這些工團的組織，往往有公司的代表參加，而且在公司工廠的地方於工作時間內開會。結果工團完全受資方支配，成為資方的御用機關，這是近來勞資爭議中問題之一。

復次，有些公司的工人，新成立了工會，向公司要求以後承認新工會為磋商勞工條件的代表，而且進一步要求採取不開放的（*Closed*）雇傭關係。原來美國的公司有與工會立約，凡雇用工人，必須為該工會的會員，這便是不開放的雇傭關係。如果公司所雇用工人，不必一定是工會會員。換言之，即雖有工會為工人「共同議價」的團體，但公司仍可另外雇工，這便是「開放的」（*Open shop*）雇傭關係。這是近來美國勞工爭議中問題之二。

此外關於減少工作時間和增加工資，也是隨時成為勞資爭議的問題。其實自從復興運動以後，多數的公司都曾增加工資，但是工人以為在前幾年曾因商業不振，核減工

資。現時所加，尚遠不逮從前所減，所以仍然不滿意。同時政府的貨幣政策，也會引起工人這種的不滿。因為去年政府採取減低美金成分及其他膨脹政策，目標注重減輕農民抵押債務的負擔，及提高農產品的市價。但是結果農產品市價未曾高漲到所希望的地步，而生活費却高漲了許多，因為貨幣的購買力減少了，工人勞力所得金錢報酬，得不着與從前相同的享受。所以在美國農民和工人各有不同的觀點，去年十月裏勞工聯合會有反對貨幣膨脹的宣言。因此工人也必須要求增薪。

美國工潮的背景，大略是如此。至於工潮的發生，在去年還不十分激烈，例如去年八月裏本薛宛尼亞省煤礦工人的罷工，經羅斯福總統勸告，靜候宣佈煤礦業規，隨着就復工了。其餘各處有罷工情形，也經勞工委員會調處了事。一直到了今年三月內，工潮的醞釀，便漸漸的劇烈。最足注意的，便是汽車業和製鋼業的工潮。在這兩種工業裏面，勞工組織向來是採取「公司工團」的辦法。自從年初「勞工聯合會」漸漸在汽車業勞工內伸張勢力，於是汽車業（工廠中心點在狄特萊 *Detroit*）的工人分為勞工聯合會的會員和公司工團會員兩種，各不相下。而勞工聯合會遂要求有代表汽車業工人的全權。換言之，即公司應根據

不開放的雇傭辦法，雇用聯合會工人。各汽車公司欲取得工人同情，遂自動減少工作時間，但不減工資。宣稱，寧願停業，決不接受不開放的雇用聯合會工人之要求。勞工聯合會遂於三月底下令罷工。從汽車業的大規模製造和工人的人數看來，萬一罷工，自必引起大紛擾。幸而最後經羅斯福總統調解，雇傭的關係，仍然維持開放的辦法。但另組織汽車業勞工問題委員會，委員三人，其中資方一人勞方一人及第三者一人組織之。而勞方代表則由勞工聯合會委派。這次汽車業的工潮解決辦法，對於美國勞工立法，有很重要的影響，因為後來國會通過的華格納勞工法案，曾經過一次修正，是根據這次工潮解決辦法的精神。

事實上汽車業的工潮，仍未完全停止，不過只是小爭端，尚未波及全局而已。至於製鋼業的工潮，也時在醞釀，情形和汽車業工潮一樣，但是工會不肯接受同樣調解辦法。現時工潮，正在洶湧的地方，又有明尼雅波利斯 (Minneapolis) 杜利多 (Duluth) 等處。都是由於工人提出公司承認工會，和取得不開放雇傭關係的要求所引起。此外還有紡織業工人曾定於六月四日罷工，但於六月二日條件商妥便停止了。事緣棉織出產過剩，復興處遂根據棉織業的要求，允許減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製造量。自然工資亦要

減少，工人遂以罷工為要挾。其解決辦法為允許選派棉織業工人代表各一人，列席復興處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和棉織業業規執行處，並且重新調查及決定棉織品的製造量。罷工的危險，才算過去。但是最近在舊金山又發生了軒然大波的總罷工的事件。

舊金山的工潮，也不是旦夕間所發生的。在該處因工潮而發生流血的意外，這也不是第一次。原來舊金山的碼頭小工，係採取『公司工團』的組織，在和雇主義議價的時候，不很有力量。自從復興運動以來，從前的『國際碼頭工聯合會』(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 又重新成立了。碼頭小工紛紛加入，並且要求雇主承認該聯合會為彼等磋商一切關於雇工問題的代表。各雇主都拒絕。遷延了幾個月，碼頭工遂在本年三月五日提出將工資由每小時八角五分增為一元，並要求額定時間外工作每小時工資一元五角，承認聯合會及採取不開放的雇傭。嗣經羅斯福電商，罷工展緩。經過了六星期的調解，不得要領，於是三萬多碼頭小工於五月九日宣布罷工，沿太平洋的航業，完全停頓。

這次工潮，最初發生時，便很嚴重。不止在地理上沿岸各埠的碼頭小工聯合起來，而且在職業上還有拉貨車

夫和水手都和碼頭小工同盟罷工。各輪船及轉運公司，也未嘗不想設法另招工人，來破壞罷工的團體，但成效甚微。到七月初旬，地方當局想用武力協助各公司，恢復所有碼頭的運輸，七月五日罷工工人和警察在渡船碼頭衝突起來，結果死二人傷五十餘人。接着加利福尼亞省長徵發國軍來維持秩序。勞工方面也走了極端。舊金山的一百十七個工會，都曾加入該市的「中央勞工委員會」(Central Labor Council)。於是「中央勞工委員會」便在七月十六日實行總罷工。全市的交通，連政府自辦的電車，都停頓了。商店也停業了，只有特許的幾家飯館，繼續營業。幾乎市民食料，都無法取得。但在第二天罷工委員會便有幾項讓步，最重要的是特許市營電車復業，恢復牛乳麵包菜蔬和肉麵的運送，增加特許營業的飯館。情勢一轉，幾天功夫，頓見緩和。雖然種種紛擾，依然不斷，但到了二十日已經逐漸復工。只有碼頭小工認為總罷工雖然結束，但他們的罷工還不曾失敗。據雇主方面的主張，承認工會，是可以的。但不開放的雇傭關係，斷不能承認。現時復興處主任詹森將軍還在舊金山，和政府所任命的仲裁委員會合力調解。最後的結果，還難以預料。

我們觀察這種問題，自然是要以美國方面的輿論為標

獨立評論 第一一號 美國的工潮

準。就事論事，碼頭小工的待遇和工作的環境，是否有改善的地方，很可以調查事實來決定，並不是無法解決的條件。在這一層，有許多人對於雇主的強硬態度，是不表同情的。現時報紙登載着許多搜捕共產黨的新聞，但按美國的輿論看來，都不認為這次工潮有政黨的背境，恐怕仍是官廳借此以轉移群眾視線的一種策略。關於工潮發生頻繁的情形，也有人說從商業循環的歷史上統計觀察，這是商業復興的時期必有之象徵，因而仍然表現樂觀。但這樣理解，是太武斷了，并不可靠。因為在商業復興的時期，利潤增加，或可引起勞工的不滿，以致發生工潮。但發生工潮，決不能證明商業的復興。所以又有一般人，認為近來的工潮增加，乃是一年來政府政策必然的結果。因為政府當局，屢次宣言要助工人得業，縮短工作時間及增加工資。政府許下了這種宏願，而不能使工人完全如願以償，工潮自然應時而興了。

自然有人還要進一步去追問，從人類的幸福着想，為什麼社會上要發生許多勞逸不均貧富不等的情形，因而引起許多利害衝突？是不是應該謀一個根本的解決？而且沒有解決的途徑？這更是根本的問題。但是這問題太大了，要從這次美國的工潮去探討這樣大問題，是大可不必的

。因為美國的工潮，從前也曾屢見不鮮，從前能般解決，現在也能有法解決。況且這些工潮，並不是一種政治的運

旅行後的悲哀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發刊兩週年了，我還不曾寫過一篇文字。所以然之故有二。其一，我做慣了考據工作，竟不會作議論文了。其二，職業已夠我忙了，何況職業以外再有許多不得不做的事，弄得我一天找不到一刻的空閒，如何再能寫批評的文字。

但我確有一段話要向大家說的，這一段話藏在我的心中已三年了。現在借着旅行的餘暇，趕緊把它寫出。因為不敢把它看作正式文字，所以寫給先生一封信，請斟酌發表。

我是一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人，雖是家中並不富貴，但紳士習氣是十足的。我受了這種家庭教育，就不會用手做什麼工作，甚至不會到商店裏去買東西。幼年雖然讀了些聖賢書，頗有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志，但到年紀稍長之後，深知世界情形的複雜和一

動，所提要求是有範圍的。

六

顧頤剛

已智識的短淺，覺得我這一生只配研究中國古書，此外任何事情都沒有我的分。因此，就是對於政治社會諸方面感到不滿意，但總以為我的本分管不了這些，只當不看見。所以十餘年來，我們的國家「如沸如羹」，而我始終沒有說出一句話。在這種情形之下，固然沒有人捧我，但也沒有人罵我，我可以從容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倒也落得逍遙自在。

我從小就愛自然之美，好遊覽山水，羨慕隱居。年紀稍長，好治歷史，又急欲尋訪古蹟。因此，我常在鄉村間跑。但以前限于環境，跑不很遠。我自幼至長，雖然遷居了幾處，而都住在人口百餘萬的都市中，在大都市的四郊，民生狀況總還是過得去的，所以我得不到什麼國計民生的感想。

想不到三年之前，靠了一個學術機關的幫助，我竟作了一次長途旅行，經過河北，河南，陝西，山東四省。當

時我們的目的是尋訪古蹟；但給予我的最深的印象却是國家民族的危機。

那一次旅行，費時兩月，經過了二十幾處地方。我們怕土匪，所以離鐵路稍遠的地方就不會去，我們所到的地方算不得完僻。每一個地方只逗留兩三天，匆匆地一看，也算不得調查。但給予我心頭的痛苦至今還不曾解除，可見其刺激的強烈。或者有人看了，要嗤笑我眼界不廣，那麼，我已在上面聲明，我對於現實的民間本來是孤陋寡聞的。

當我們上了平漢車之後，滿目荒蕪。幾個名城，城垣雖偉大，但土地乾枯，人家稀少，一進城彷彿進了沙漠。到石家莊，便聽得某地某地有製造白麵的工廠，和運輸白麵的辦法。到彰德，就聞得很濃厚的鴉片煙味。到開封，就看見許多販賣「特貨」的店舖，又聽得中央與地方徵收三重的特貨稅的制度。到鞏縣，知道這一縣只有一條市街，這條街上共有二百家舖戶，而鴉片煙館就占了四十家。還到了幾處小縣城，縣黨部所貼標語儘多「嚴禁鴉片毒物」的話，但黨部的間壁就可以開煙館。白麵這個名詞，我固然聽得了幾年，卻從未見過，這次在隴海路中，親眼看見一個穿中山裝的人，不斷地抽捲煙，每抽一枝，就

獨立評論 第一一號 旅行後的悲哀

用薄紙包了些白色的藥粉，用吐沫黏在捲煙的頭上，燃之而吸，大約每過十五分鐘總要捲一回藥粉，猜想起來必是那個東西了。隴海路上，很少見到時髦人。穿中山裝的，非學校教員即黨國公務人員，再有什麼話說！到了西安，看看更不像樣了，面上有血色的沒有幾個人。每個人力車上有一個篷帳，連車夫一齊遮蔭，較別處的車夫舒服了些，似乎更可有趣；然而他們一步一頓，一面走，一面就眼淚鼻涕滴個不休。我是性急人，真覺得坐車不如自己走的爽快了。在歸途的汽車上，聽得乘客談話，說鳳翔一帶沒人抽，小孩子在母胎中已有了先天的癮，一出母胎，非噴煙不得活。到三歲，能自己把了筷子吃飯時，也就罷了煙館自己呼煙了！我們到西安去的汽車，本來只有十四個人的位置，公司中爲了賈利，常常擠至二十人，加上行李，就把乘客塞得同死尸在棺材內一般的緊，喘不出氣來；然而每過一個城鎮，一道關隘，必令客人下車查驗，鋪蓋箱子打開不算，還要一件一件地嗅。本來行李理得好好的，捆得緊緊的，經不起關吏的忠心服務，查一次亂一次，再也捆不緊。然而查完上車的時候，人還是這些，車上的地位還是這一點，行李的容量却加大了，這叫人怎麼辦？因此，汽車路雖不很長，但乘客好像受了一次毒刑，喪

了半條性命。我起初不懂得關吏爲什麼如此認真，後來才知道，關內的煙價太便宜了，一運出關就可發大財，這種嚴厲的搜索乃是禁止老百姓與官廳爭利的一種必要的手段。

梅毒的發達也是極顯著的一件事。我雖沒有到醫院調查，但看醫院門口的牌子和藥房門口的廣告，我敢斷說必占全體疾病的三分之二。「德國六〇六」，我早已在上海報紙的廣告裏認識了；至於「法國九一四」，還是這次內地旅行所給與我的智識。娼妓之多，自不用說。我們住的客店，常常就是她們的香巢。所以有些人進了客店，就不再開客房。（近日偶在一所駐兵的廟裏，看見一段用粉筆寫的很沈痛的自懺文，說那人自己犯了暗疾的苦痛。又聽說某一城裏駐了四師兵，就有一千餘的官娼，二千餘的私娼。）

兵和匪的情形也值得一說。洛陽的龍門，離城不過二十餘里，然而我們要去，許多人都說「不保險」，不得已向官署請兵而後往。一路所見的行人，差不多都帶着鎗枝。那邊的一個鄉村，就是一座城，這是先所已有的。但每一座城外開一道壕溝，甚而至於壕溝之外還繞着鐵絲網，又其面至於郊外的一所廟宇就是一座城，這是十年前我

旅行河南時所沒有見過的。從此可知這十年中土匪問題是怎樣的嚴重了。在大名的一個村子裏，我們住了一夜，因此探得那邊紅槍會的組織，知道他們自己辦了一個兵工廠，有五十人作工，兩天能出鎗五枝；因爲防備周密，所以土匪不敢來侵襲。我們沒有出門的時候，從報紙上得到些智識，彷彿紅槍會就是土匪似的，至此才知道它確是民衆的自衛的武力。兵呢，我們沿途看見得很多。有幾處的客棧全給軍隊佔據；或因店主人的請求，只留出一間供客宿。我們住在夢邊，出入都受盤問，然而店內沒有廁所，又不得不常常出入，因此時時受到站崗兵的斥詰。有一天，我們爲了趕車，起身較早，既起身則必有聲音，於是軍官就傳令禁止吵鬧，而我們也只得自認爲犯人了。我們曾進邯鄲的城，碰見的人，兵士佔十分之七八，不但廟宇住了兵，人家和商店也全住了兵了。城樓上有一台跡，名喚轟臺，我們前往參觀，軍官來取名片，我們一把有銜頭的名片很恭敬地送上去，那知他忽然板起臉來，向我們中的一位瞪目一看，說道「赫！你是社會學系！站住！」我們知道他誤解了，連忙辯道，「社會學系不即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是沒有關係的」。他才放過了他。因此想起此數年中，旅客有帶「馬氏交通」和「馬寅初演講集」而被

軍警認為馬克斯的信徒，就投在牢獄裡的，我們的受些驚又算得了什麼！然而回轉來一想，就可怕了。我們有所屬的學校，有隨身帶着的護照，穿着的衣服又是紳士味兒，他們多少帶些尊敬，所以雖有虛驚而無實禍；至于一班老百姓呢，他們更有什麼保障？

現在要說一下老百姓了。他們許多人還度着穴居的生活。自虎牢以西，土質甚粘，山又無石，所以容易開洞。洞有貴賤之別。貴者用磚砌壁，好像城門一樣；有深至二三丈的。賤者則鑿了就算，只求容身而已。洞中左面一炕，右面一灶，一家所需，盡在於是。有一次，我們走到一個村子裏，適值某家結婚，就進們參觀，新娘子是小腳，布衣，面上不塗一點脂粉。我想，一個女子在結婚時，自然應當用盡其打扮的能力，這是她自己和她的親人所公有的要求。這家人家也有幾個密洞，不算一個貧戶，然而脂粉邊上不了新娘子的臉，其平常的生活又將怎樣的儉嗇？我們爲了休息，進過多少鄉村人家，我用了歷史眼光來觀察，知道炕是遼金傳來的風俗，棉布衣服的原料是五代時傳進中國的棉花，可稱爲最新的東西。其他如切菜刀，油鍋之用鐵，門聯之用紙，都是西歷紀元前後的東西，可以說是次新的。至於十一世紀以後的用具，就找不出來了。

獨立評論 第一一號 旅行後的悲哀

然而他們所受的壓迫和病痛却是二十世紀的，官吏和軍隊要怎麼就怎麼，鴉片，白蠟，梅毒又這等流行，他們除了死路之外再有什麼路走！

再有一件事情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我們在江南用當十銅元，在江北用當二十銅元，這已是十餘年來的事了。這次一到河南境界，就用當五十及當百銅元，一到陝西就用當百及當二百銅元，洋價仍只五千左右。因爲沒有小銅元，所以物價就隨着提高。我在敷水鎮停車的時候，喝了一盤豆腐花（北平稱爲豆腐腦），問其價目乃是四百文。我聽了一驚，想道，『若在我的家鄉吃四百文的豆腐花，真要痕死了』。但在那邊，只有當百銅元四枚，或當二百銅元二枚而已。因爲軍閥想賺錢，所以各地別的工廠不開，造幣廠却很多，他們收了小銅元，改鑄大銅元。結果，弄得物價的單位陡然提高，買的人不敢買，賣的人賣不出去，於是同歸於盡。我常想，以內地人民的生活程度，他們決不會買洋貨，引導帝國主義者進門；但他們由軍閥的媒介，依然作了帝國主義的犧牲品。大家不看見嗎，外國銀行中，軍閥的存款因數目的鉅大，還要倒貼利錢呢。

到了山東，看見土地的肥美，商業的繁盛，恍若出鬼國而登天國。在壁報上，知道韓復榘捉了販白麵的，吸白

鈔的，販鴉片的都鎔斃，捉了吸鴉片的量其身家問款，充作慈善事業，真覺得大快人心。同當地人士談話，知道白麪全是某國運進來的，青島是其中中心，凡山東境內某國人

開的鋪子，全都私售這貨。中國警吏沒奈何他們，只得捉拿買貨的人，但也很多報仇謀告，或栽贓以陷人的。白麪的毒害，某先生曾告我一件慘事。他說，某一小康之家，一個寡婦撫孤成立，不幸這孩子也上了毒物的癮，把家產賣得精光。然而毒物的癮是一天天的增加的，癮發作時是如癡如狂，沒法忍耐的，他知道他的母親還有一件棉襖，硬要搶出去賣。他母親道，「我只有這件衣服，我不能給你。你若賣衣，不如賣了我這人罷！」他喜道，「謹遵母命！」他把母親賣了幾天，錢又吸完了，就被癮逼死了。山東如此，別地可知，賣母的事必不讓他獨擅其長哩！

旅行還平，住在中央飯店，就眠已近十二時，樓上跳舞得正熱鬧，音樂聲與脚步声一陣陣地傳來，使得我心中酸痛極了，向來不會滴淚的人也滴淚了，這一夜竟翻來覆去地睡不着。明天走到東安市場，又覺得我們不配享受這錦簇花團的奢侈生活。回到學校裏，看着大家無愁無慮的容顏，不禁暗暗地罵道，「國將亡了，種將滅了，你們這班無心肝的人還快樂些什麼！」從此以後，鴉片，白粉，

梅毒，大銅元，農村破產……永遠占據了我的心。本來我們的精神是集中在學問上的，但從此以後，我總覺得在研

究學問之外應當做些事了。

就在這一年，「九一八」的事變爆發，別人都悲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我以為如果沒有這件事，二三十年之後，我們的國家是亡定了，我們的民族是滅定了，再也翻不起來了。現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氣，究竟還有起死回生的一點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沒有等我們絕氣就來搶我們的產業，激起我們的自覺心和奮鬥力，使得我們這一點希望能殼化成事實，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所怕的，是我們捉不住這個機會而已。這三年中，我隨處體察，覺得有覺悟的人漸漸地增多，只是沒有人把他們組織起來。如果天佑中國，能改掉五四運動以來輕薄浮華的積習，在適當的領袖之下做復興中華民族國家的工作，不求個人的名利，不求成功的急速，有計劃的一步步地走下去，中國還是有光明的前途的。

要說的話尚有許多，如果這次旅行中能有些時間，我當將這三年以來所聽到的內地痛苦狀況再寫一封信。

顧頌剛。二十三，七，十六，綏遠豐鎮車站。

社會學觀點的應用

吳景超

社會學的觀點，是一種綜合的觀點。在研究社會時用得着，在改良社會時也得着。

先說社會學的觀點，對於研究社會的貢獻。我們在研究某種社會問題之先，總要有幾種假設，有了假設，才可以着手搜集材料。這些假設，都是從我們的觀點中脫胎而來的。譬如抱有地理觀點的人，對於一個社會問題的發生，總要看他是否與地理的原素，如土地，地形，氣候等等有什麼關係。抱有經濟史觀的人，對於同樣的問題，總要看他是否受生產力或生產關係的影響。受過別種訓練的人對於這個問題，又有別種不同的看法。本來在社會科學中，是主張分工合作的。所以各人從他的觀點出發，去研究一個問題，把他的發現貢獻於社會，同時虛心的去接受別人由別種觀點出發研究出來的貢獻，彼此互相切磋琢磨，對於社會真理的發現，一定格外要有把握。可是從過去的經驗看來，這種目標，每每不能達到。一個人在研究社會時，如只有一種觀點，每易迷信他的觀點。觀點原來是研究的工具，但只有一種觀點的人，每每變成觀點的奴隸。

他只知道從他的觀點去看社會，他不知道社會還有第二種的看法。他以為社會的組織及變遷，只受他所認為重要的原素所影響，絲毫不為他那觀點以外的原素所左右。這是反科學的態度。社會科學到了這種人的手裏，都變成玄學了。現在國內有許多只念了一二本小冊子的人，熟讀了幾句公式，便在那兒高談社會問題，都是受了這種社會玄學的流毒。

社會學為矯正這種錯誤的，一元的觀點起見，所以提出一種綜合的觀點來。這種觀點，承認地理的，生物的，心理的，文化的，（包括政治，經濟，法律，家庭，等等）原素，對於人類的社會生活，都是有影響的。但是某一個社會問題，到底是那些原素所造成的，非研究以後，決不先下斷語。但在研究之先，我們無妨假定他與許多原素有關係的。譬如我們研究犯罪問題，無妨假定犯罪這種行為，與氣候有關係的。有了這種假設，我們方可着手去搜集與這個問題有關的材料。但是假設並非結論。假設是從腦中想出來的，而結論則要從事實中「搜括」出來。導

是一種很費時間與氣力的工作，所以那些喜歡偷懶背公式的人，最不喜歡走這一條路。因為我們花了许多工夫去搜集材料，有時固然可以證明我們的假設是對的，有時也可以證明我們的假設完全錯誤。但這是作學問的人所常遇到的事。一個假設不對，我們可以換第二個假設。一個觀點不夠用，我們可以加上第二個觀點。譬如我們在研究犯罪與氣候的關係之後，覺得所得的智識無疑，便可換一個觀點，採取別一種假設，搜集另一類的事實，再看結果如何。總之，我們應當從事實中求結論，不可把結論嵌在事實上面。這是社會學告訴我們在研究社會時應取的態度。

這種綜合的觀點，也許要引起一種誤會。我記得有一次對人談這種「綜合」的觀點，而聽者誤會為「中和」的觀點。于是他推行下去，以為社會學的觀點，是一種調和的觀點，是一種折中的觀點。這實在是一個大錯誤。我們要知道科學的目的在求真理，那一種結論是正確，那一種結論是錯誤，我們都可以根據事實而下判斷的。假如事實不夠，我們便不下斷語。所以在社會科學的園地裏，用不着調和，更談不到折中。我覺得社會學者研究一個問題，其採取的觀點，與西醫判斷病症時所採取的觀點是一樣的。一個細心的西醫，遇到一個發熱的病人請他判斷，他所

採取的觀點，便是綜合的觀點。他心中先有許多假設。他以為這個病人的發熱，也許由于傷寒，也許由于瘧疾，也許由于肺癆。他搜集若干材料去分析，然後根據事實下判斷。假如事實告訴他，病人的發熱，由于傷寒，他便這樣的說。他決不調和，也不折中。假如病人的發熱，是由于肺癆兼傷寒，有事實可以證明，他也便這樣的說。這是根據事實說話，也不算是調和與折中。社會學者在研究社會時所取的態度。亦復如此。

我們再說社會學的觀點，對於改良社會的貢獻。我們根據許多理論的分析，知道社會上一個問題的發生，其原因是很複雜的，所以要解決一個問題，須有許多訓練不同，技術不同的人，從各方面去努力。社會上的問題，決不是某一種人所能解決得了的，也不是實行某一種方案便能解決的。在這種觀點之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哲學，才可以實行；合作才有基礎；共同努力，才有意義。可是現在一般從事改良社會工作的人，每每不能了解這種觀點，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或訓練，每每認定一種工作，是唯一的改良社會工作，只有從事這種工作的人，才有價值，才不枉生于天地之間，才是真正的有「最後的覺悟」者。他們每每把別人的工作看得不重要，甚至于加

以鄙視，加以攻擊。在這種觀點之下，合作的精神，決定不能產生。有時抱共同目標的人，因為採取方式的不同，甚至互相敵視。這是改良社會的工作中，一個最大的阻礙。

所以我們要在這些人的當中，提倡一種綜合的觀點，要他們知道改良社會的重擔，不是一種人所能挑得起的，要大家從各方面去努力，才可以達到我們共同的目標。我們決不要學時髦，決不要以為有些人在那兒提倡工程救國，我們大家都去學工程；有些學者在那兒提倡教育救國，我們大家都去辦教育；有些志士在那兒提倡復興農村，我們大家都跑到鄉間去。這並不是反對學工程，辦教育，跑到鄉間去。我們承認這都是應當做的；但應做的，決不只此。我們應當顧到自己的興趣，自己的訓練，選擇一種我們能夠做得最好的工作。要知道我們如把自己所能做而且做得最好的工作做到了，對於改良社會的事業中，我們便有貢獻。我們要殷勤的耕耘自己的園地，不要聽到別處的呼聲，便拋下我們的鋤頭，跑到別人的田園中去羨熱鬧。同時我們對於別人的工作，只要他是有價值的，我們

應當從旁給以可能的贊助。我們至少要成人之美，決不要破壞人家的事業。

或者有人要問，在這種觀點之下，是否一切救國或改良社會的工作，都有他們的地位呢？我們的答案是：社會學的觀點，是一種科學的觀點，所以一切改良社會的工作，只要有科學的理論作基礎（雖然只有科學的基礎是不够的，但這不在本題範圍之內，故不贅）。證明他的工作，對於改良社會確有貢獻，我們便承認他有相當的地位。反是，假如在科學的眼光中，是站不住腳的，如誦經救國，反對開掘古墓以維持世道人心等那說，我們都要反對，認為不但不能改良社會，反使社會的腐化及惡化加深。所以綜合的觀點，并不是要把三教九流的人，都收在一個旗幟之下；乃是要喚起一般受過科學洗禮的人，鼓起他們的熱心，利用他們的智力，合作的，殊塗的，朝着改良社會或救國的大目標前進。

七月二十一日。

太谷之行

孟 鄰

七月三日，我們承孔庸之先生之邀，乘康特號飛機，赴山西太谷參觀銘賢學校。晨九時二十分在南苑飛機場升行，十一時三十五分在太原飛機場降落，計兩小時十五分。午後二時半自太原乘汽車赴太谷，計程一百二十華里，兩小時半到達。

(一)我們所乘的飛機

康特號原來是一架轟炸機，機身上號有 Curtiss-Wright Bomber 字樣。機身後段裝有圓形可旋轉的「小砲臺」，可以瞭望，並射放機關槍。臺中有一可旋轉的圓座，我們可以坐在那裏瞭望四週風景。

我是素來不暈船的。所以也不暈機。自北平到太原沿途一刻不停的看景緻。經過定縣，保定，娘子關，好像看模型地圖。我們過娘子關山中的時候，遠峯為層雲所籠罩。駕駛員（都是美國人）十分小心，慢慢地飛行。因為這是他們第一次飛到太原。若是越過雲層飛行又恐怕太高了，看不見太原。飛機在太原機場降落的時候，他們在表上，看見高度尚有一千幾百呎，但是機輪已經碰到了地面，覺得驚異。後來才想到太原是高地，比北平高一千幾百呎。

當我們回來的時候，他們路熟了。過娘子關的時候，我們在七千五百呎高度飛行，天氣異常涼快。似棉的白雲

舖在空中，如雲海一般。空際間窺見山峯，在我們數千呎以下，人人覺得快樂。過了娘子關，數分鐘以內，我們忽然降落至三千呎，耳鼓忽生有異樣感覺，好像要壓破似的，又痛又癢。天氣又忽然轉熱了，於是有幾位暈了，有幾位吐了。太太們喫虧多一些，這是天公的不公道。

康特號的速度，最速一百八十英里。我們約行每小時一百二十哩至一百四十哩。高度，最高一萬五千呎，我們的通常高度約在一千五百呎與三千呎之間。回來過娘子關時的高度是例外。

本機價值銀元二十萬元，可載乘客二十餘人。載重量八千磅。我們回平前，機師向每個乘客調查體重及其所帶行李磅數，乘客十六人，機師三人，行李，汽油，機油等共重七千三百磅。

(二)太谷——中國過去的華爾街 (Wall Street)

太谷的居民有十二萬五千人，其中約十一萬人是農人。太谷，祁縣，平遙鄰近的三個縣，為昔日全國金融的中樞。太谷又為三縣中之首要。

山西的票號，是人人知道的。南至廣東，北至東三省，東自沿海各省，西至青海西藏內外蒙古，票號分布，成了一個金融網。乾，嘉，道，咸間為他們的極盛時代。他

們所受的第一個打擊，爲太平天國之亂，把他們在揚子江流域的營業都破壞了。第二次是甲午中日之戰，在遼東一帶，受了損失不少。第三次是日俄戰爭，把東三省的營業破壞。第四次是辛亥革命。單在漢口一埠，票號的損失有六百萬元之鉅。此後繼續不斷的有外蒙獨立，西北戰事等等，都於他們損失不少。馮煥章先生退入西北的時候，拉用駱駝三萬頭，後來因糧餉不濟，都餓死了。這許多牲口都是山西人的。自太平天國到現在七八十年之間，他們屢次受軍事上的影響，這金融網弄得破裂不堪，四維不張了。同時新金融勢力繼起，他們故步自封，不肯適應新環境。子弟又不受新教育，但守舊基業，抽鴉片烟，坐喫山空。現在只見太谷地方，叢樓聳翠，垣宇蔽天。使人有黃鶴已逝，空餘樓臺之感。銀窖的「沒奈何」一變而爲人事的沒奈何了！當大清銀行發起的時候，清廷要山西人加入，他們不肯，只推幾個最壞的人參加，敷衍面子。此後全國的金融，入了揚州，甯波，廣東，紹興諸幫的手中。九一八之變，失了東北四省，四省之內的商業，都成僵局。山西人的商業，從此一蹶不振了。

(二) 銘賢學校 (Oberlin in China)

銘賢學校於光緒三十三年（丁未）成立。其前身爲

獨立評論 第一一號 太谷之行

一教會所辦之學校，倡辦人爲丁家立。因太谷多財主，當然是守舊的，辦了多年，學生人數稀少。丁先生沒辦法，離開了太谷，到天津去籌辦北洋大學。庚子拳禍，學校被毀。丁未始在舊址創立銘賢，已酉（宣統元年）始遷今地。當時學生只二十七人。孔庸之先生任校長，同事只六七人。孔校長兼司書記，搖鈴，等職。

現在有各級教員六十五人，學生合中小幼稚三級共計七百人。自高中一年級起，實施工讀教育。該班學生共計六十五人，計分三組。每組學生於每星期內，須有三個下午到工廠實習。因在暑假內，實習情形，我們沒有看見。

我們所見到的，爲農工兩科試驗的成績。

農科工作分四部進行。(一)調查 (二)試驗 (三)

推廣 (四)教學。調查工作因得相當結果，業已結束。試驗方面計有作物改良，畜牧改良，土壤試驗，菜樹試驗四種。推廣工作，去年始開辦，與農民合作改良農事者，計有三十一家。用藥劑噴殺菜樹害虫，計噴六百餘株，農民僅擔任一半費用。舶來雞種卵傷與農民者，計六百數十個。教學工作始於二十一年秋實行。成績如何，尚待將來。但該校先從事試驗，有相當成績後，方開始收受學生，這

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作物改良計有小麥，高粱，玉米，三種。小麥選種，第一次自一千五百餘種淘汰至十二品系，其中八品系產量較本地農家產量高百分之十二至二十五。第二次自一萬三千五百餘種淘汰至二千餘品系。再經數年之試驗可望有較優成績。高粱自四千種淘汰至一千品系。玉米經三年之試驗，其產量較本地種高百分之二十以上。

羊種改良，已有相當成績。法國軟布萊羊與本地羊配合，一代雜種羊羔所產之毛，較山西羊羔所產者為細而拔，產量亦增至二倍至三倍。

犁之試驗，頗有成績。據四年之記錄，犁七吋深之地，與四吋深之地相比較（其他一切條件相等），小麥則多產百分之十八，穀子則多產百分之二十。

我對於劉半農先生的回憶

魏建功

今年夏天我恰巧應友人之約到西山講演。七月十一那天與劉半農先生同回北平的白濼洲先生也是被預約的一位。他同半農先生往包頭去，我們通訊說定他先回來，半農先生還要繼續工作。十二早晨濼洲到山中來，才知道半農

工科工作以農民及地方需要為前提。棉織與毛織品式樣材料都好，價格則其便宜。翻砂工作，以農具為中心。其最惹人注意者其一為肥皂製造器，其蒸汽鍋爐係機油鐵筒所改作，所費約三十元。製成胰子，每斤成本只一毛五分。其一為鉛鐵爐。成本只七八元，而每小時可化生鐵一百五十磅。

農科主任為莫先生 (Raymond T. Moyer)，在銘賢服務先後已十三年。工科主任李海文先生，來校已三年。均富於試驗和創作精神。

銘賢有基金計美金七十五萬，為美國人所捐助。金價高時，每年可有十餘萬華幣的收入，現在因美幣抑價，只有五六萬了。

先生也回來了，並且有點發熱。我因為別的事得了濼洲的口信回城，到適之先生家商量工課，從九時直至一點半鐘才告別，晚間又見玄同先生談話，都提及半農先生的病，却都以為旅行的疲乏，小病而已；第二天我又回了山，想

講演畢事再去看他。十五日早晨我正預備開講，忽然接得馬鶴卿先生的電話說是半農先生死了！我要待不信，可是已經知道他確是病了；要待相信，我又自己不肯相信！我們夫婦兩個從西山趕到半農先生家，走進大阮胡同東口裏看見他宅門外貼了「劉宅喪事」一個條子，才能再猶疑不相信半農先生是死了！

我感覺這回「奔弔」的情景，不禁聯想到十八年前我祖父死的時候奔喪的往事！我祖父於我個人一生關係最切，童年的時代全在他指導教訓之下；從他一死，我快樂幸福的心境立刻成了雲烟，人生痛苦漸漸的襲來，經過十多年的憂懼而有今日。在今日的生活中，足以影響我的學問事業而關係較深的要算半農先生了。這是自然接觸起來的一種情懷。

我知道半農先生最早的時候是在大學預科一年級，那時讀了他的中國文法通論，異常新鮮；因為他預備出國，沒有講書，只在某一次大會場上聽過他一次演說，其丰采與半農雜文插印像片第一幀相似。由那一次見了他的容貌，才知道民八我在上海投考北大，主試負責改訂算學題目的人就是他；後來我們談起這件事，戲用科舉時代的「受知師」名稱叫他，以為笑樂。等我畢業的時候，他才從歐

洲回國，回國以後我們相處很久，除了我離開北京的時期，沒有間斷。十年中間，在學術的工作上介於師友之間的情感日趨深摯，詳見七月二十一日國語週刊一四七期我的「十年來半農先生的學術生活」文中。

我在大學讀書的興趣比較愛文字音韻的研究，一方面思想正是受『新青年』影響的時期，常懷有用新方法整理舊材料解決老問題的野心；既聽馬幼漁沈兼士錢玄同諸先生講，很得了新舊溝通的益，當時知道半農先生在歐洲學語音學；就渴望他回來時我能再從他得到些中外方法溝通的知識。他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演說，給了我一個很深刻的啓發。他說他在國外求學的經過：

「……我出國的時候，是想研究文學與言語學的。不料一到國外，就立時覺得二者不可得兼；於是連忙把文學捨去，專重言語學。但要說到混通的言語學，不久可又發見了預備的困難，因為若要在幾個重要的活語死語上都用上相當的功夫，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於是更退一步，從言語學中側重語音學。這樣總以為無須更退了，但不久發見了我的天才不夠，換句話說，就是我的嘴與耳朵，都不十分靈

敏，於是只得更退一步，從普通語音學退到實驗語

音學，要借着科學上的死方法，來研究不易憑空斷

定事，正如諺語中所說的「捉住死老虎牽繩。」。

我心下便種了一個拿單定盤星專一向活材料裏研究的標竿。我們兩人由兼士先生的介紹，便常在一起工作。

從開儀器箱子起到布置實驗室，半農先生給了我一個印象，直至他死。這個印象是個「動」字。他的精神是向前的，所以他自己的表現是動的。他說過他所喜歡的是研究的工作，不是教書的工作，便有這樣的話：——

「教書的工作，就對人說，自然是件「嘉惠士林」的事，就對己說，說得不好聽些簡直是吃瀉藥；研究的工作，却處處可以有興趣，處處是自己替自己作工，處處是自己受用。」

這就是他根本態度的特點。所以他這十幾年中間生活充滿趣味，雖是專門研究語音樂律的乾燥東西，而能夠調節得元氣淋漓。我們仔細看他的業餘工作，如照像，寫字，收藏書畫和小古董，都離不了「處處可以有興趣，……處處是自己受用」的意味；對於他研究生活也無不處處有幫助。他用多方的興趣息養嚴整工作的腦筋。例如他常將收集的小銅印鈔寄給我認辨，有一次兼談到印泥，寫一小簡

道：

「自調印泥作此色，頗似佛殿長幡受過三十年香火；時下鮮紅印泥，則跳舞場中電燈也。」（二十

年一月二十一日）

廠市時候，他一定很高興的去收羅，今年買了一幅朝鮮裝的美人便教我題字，來信說：

「昨於廠甸得朝鮮美人圖一幀，畫筆殊不佳，疑是時下畫匠據前人粉本鈎成者；以其尚別致，故出一金買之。欲乞我兄題數行字，當不吝也。」（二十

三年二月二十日）

我們有一天同往拈花寺弔人家的喪，在廟裏隨便看了一轉，看見一個佛門「清信士」在念經剃度，他給我一封信道：

「頃歸與細君言，倘得與建功濼洲談易三人同至拈花寺剃度，念佛之餘，可以講音韻，談幽默，當是人生一樂。丙子因問何日出家，當設宴送行。弟未便獨自決定，敬商。即請凡安。」二十三年三月三日）

就是前年一時流行的「救國連案」，他竟有興趣鉛印了分寄友人，我也得著一份。我現在回想起來，深信這都是他

業餘的調節，並且很感覺他向前動著的生命的生活。

據漸淵說，這次平綏旅行的路途上，半農先生親自叙述過從前往上海就事的經過。大概是他中學畢了業，（我希望他中學同學錢賓四先生寫出一篇紀念中學時代的半農先生的文章！）從江陰去上海，向人告貸借得五塊洋錢做的盤費。到了上海找著一個十五元月薪的職業，擔任自編自校的一種小報，每天自早忙到半夜；還要做些稿子投登雜誌，好加多一些酬金的收入。經過了一些時期，才在中華書局謀得一個編輯的位置。然後才結婚，然後才到北京大學教書。單是這一段自述，儘够證明我所謂「動」的意義。

他的動的精神，方面很廣而目的甚專，一切主要工作沒有脫出語音樂律。因此我又覺得他的動是有規律的，不是一種燥進盲動。這種態度，他演說裏有相似的話：

「……我得到了兩個教訓：第一是野心不能太大，太大了仍不免逐漸縮小；不如當初就把自己看的小些，即在小事上用水磨功夫。第二便是用死方法去駕馭活事，所謂「紮硬寨，打死仗」。以我這樣預備不充，天才缺乏的人，後來能於有得些一知半解的結果，就完全是受了這一個教訓的驅使。」

獨立評論 第一一號 我對於劉半農先生的回憶

只是一個「聲調推斷尺」，四五年後連改良到將攜帶笨重又大又長的式樣變成一個比九件頭儀器畫具還要小還要輕便的東西，乃是在一種行若無所事然的複雜趣味的生活中，間點點滴滴的想點點滴滴的做成了。我看見他十年了，儀器正式裝置不到六個年頭，還有沒有能裝齊的，可是他一面在研究工作上又新造出些模型來，計劃了些新樣式的儀器，不幸他就死了，我再看見實驗室陳列著的曾經經過他心血設計的東西，腦子裏便一幕一幕舊日工作生活像電影一樣湧現起來！我感覺他的死像一個引擎的突然停止！

半農先生對人情感濃厚，所以我又有一個印象，「熱」！他不幸的死固是動的精神的表現，也應該說是熱的情感的結果。他使得我非常哀痛便是他學術生活的「動力」和情感生活的「熱力」給我的反應。這分「動」和「熱」的精神與情感自然會發生毀譽恩怨的差異，但我相信半農先生自己是表裏一貫的。

我們回想他在新青年上對舊派文學和靈學等荒謬思想攻擊不遺餘力，完全是股熱忱。近年來有時發表對社會事物的意見，也還是股熱忱。我們十年來常在一起工作，他事必躬親，與衆共甘苦，對人也還是股熱忱。他的死，我們從事實的意義說，竟受累於熱忱了！我知道他如果不為

了收集材料具有科學態度的熱忱，何至於犯暑冒險北入漠

地呢？既是客中已經帶病，如果不爲了奮勇工作勉強支持

，何至於體溫陡高呢？染的病並非無救之症，如果不是含

悲手足痛絕西醫，何至於不及診治了呢？在痛念生死悲慘

之際，我禁不得要揮幾行熱淚！

半農先生真死了，但我相信他給朋友的印象不會就漸漸的！我情感還沒有沈靜下來，不能就寫他學術上的傳記

編輯後記

適之

，姑且用這不成系統零碎的回憶紀念他。

這真是生之途即死之路：

他要把學問看作墳墓，

他竟爲學問入了墳墓！

嗚呼！嗚呼！

半農先生死後十日，二三，七，二四。

△最近美國的工潮，因爲舊金山的總罷工，頗引起了中國報紙的注意。但因爲記載太簡略了，我們至今還不會看見有系統的說明與評論。我們現在請張茲圖先生爲獨立評論寫這篇「美國的工潮」，使國內讀者可以明瞭美國最近一年來各地發生的工潮的爭點所在。本來羅斯福總統的復興政策是一種和平的革命，含有節制資本，扶助勞工的用意，所以政府製定業規的總則裏一面減少工作時間，維持最低工資標準，一面承認勞工組織對資方的「團體的磋商」（張先生譯爲「共同議價」）的權利。在這種明白示意之下，勞工組織的活動是自然的現象；而僱主方面的恐慌，

猜疑，頑固，舞文巧避，都自然增加勞資之間的衝突。依現時的情形看來，美國工潮的結果當然是勞工運動的突飛的進步，組織加大，勢力加強，地位加高。張先生雖說這些工潮不是一種政治的運動，然而這個運動當然富有極大的政治意義。在美國的經濟組織之下，節制資本不是容易的事。培養勞工運動的力量正是政府制裁資本統治工業的一種最有力的工具。這是復興政策之下的工潮的政治意義。△顧頡剛先生是不用介紹的。他是一位埋頭做歷史研究的學者，但我們和他相熟的人都知道他那學者的長袍底下遮着一腔最熱烈的社會同情心和社會改革的志願。這一

篇「旅行後的悲哀」一定可以引起讀者無限的同情。

△蔣夢麟先生的「太谷之行」和上期登出的衛哲女士的「從北平飛到太原」互有詳略，可以參看。

△魏建功先生是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副教授，他這

篇回憶劉半農先生的文字，可以和上期白濼洲先生的「悼

劉半農先生」參看。

△吳景超先生的好朋友梁實秋先生常說：「景超是個頂聰明的人，學什麼都好，只是不應該去學社會學！」實秋對於社會學是有成見的；可是我們每讀景超先生的文章，總覺得社會學應該是「學什麼都好」的頂聰明人才配學的。不知實秋先生以為如何。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七六至一百期合訂本，現已裝好，而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亦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及「教育界」等，並開「學園」各欄，分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界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實為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二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第一卷 學文 月刊 第三期 要目

- 元宵(詩) 方令儒
- 月夜在雞鳴寺(詩) 臧克家
- 春鐘(詩) 陳乾帆
- 春日(詩) 陳夢家
- 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小說) 胡適
- 東吳(獨幕劇) 曹君
- 論不隔(論文) 聞家驊
- 波德萊爾——幾種顏色不同的愛(論文) 曹君
- 詩的法典(論文) 曹君
- 匡齋尺牘(詩經研究) 曹君

零售每册大洋三角。預定全年三元。半年一元六角。國外郵費照加。發行部北平嵩祝寺後身一號。上海總代銷處四馬路現代書局。

教育雜誌

復刊啓事

本雜誌特約撰述

(以姓氏筆名爲序)

鍾道贊	趙廷爲	黃建中	湯茂如	崔載陽	高君璠	陳劍脩	陳選善	俞慶棠	林福儒	沈有乾	吳俊升	艾偉	王書林
謝循初	劉廷芳	雷沛鴻	曾作忠	張耀翔	高覺敷	馬宗榮	郭一岑	姜琦	陶知行	邱佐樞	杜佑周	李石岑	朱有光
蕭孝燦	劉世承	雷澤宣	楊衛翼	章鶴琴	陳鶴琴	郭任遠	孫貴定	高子夷	俞子同	金曾澄	何清儒	沈履	吳研因
顧樹森	蔣夢麟	鄭通和	黃炎培	程其保	許崇清								

商務印書館謹啟

定價預半

本雜誌每月出版一冊，定價一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冊，定價一元八角。郵費在內。凡自即日起至本年十月三十一日止，預定本雜誌全年者，只收半價九角，以爲復刊之紀念。

謹啓者：敝館前爲促進教育介紹學術起見，於清季宣統元年創刊教育雜誌，繼續出版，先後凡二十三年，未嘗中輟。不意民國二十一年之一月，上海忽遭「一二八」之變，敝館總廠及編譯所等因地處閩北，適當其衝，全部被燬，教育雜誌遂不得不暫時停刊。

唯敝館始終認學術與教育實爲救國要圖，故自二十一年八月間復業以來，雖艱苦萬狀，仍首先復刊東方雜誌，並即在該雜誌中特開「教育」一欄，以爲他日教育雜誌捲土重來之備。

今敝館出版工作，幸復舊觀，而教育救國又有刻不容緩之勢，爰提前復刊教育雜誌，以冀爲推進民族復興運動之一助。

茲定以本年九月爲教育雜誌復刊之期，請定左列諸君擔任本雜誌特約撰述，並委託何炳松君主持編輯事務。尙祈國內教育專家，專門學者，寵錫宏文，時加指導，我國民族教育前途，實利賴之。謹布區區，伏維 公鑒！